四六叢話

四六叢話卷八

烏程　孫梅　輯

制勑詔冊四 三

古者以右爲尊左次之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爲上其來久矣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野客叢書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我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

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同上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告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逃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辨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

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絶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歷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宋名臣言行錄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

之親巳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予延年寶藏之金坡遺事　同上

張燾忠定公謂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爲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敵果敗盟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曰保蜀之功蓍龜先見蓋謂此也　同上

綦崈禮字叔厚建炎戊申宰邵州邵陽道州倅俱不就

召試政事堂頃刻爲制誥三篇辭翰奇偉上亟歎其能
駕幸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禮當行詞
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
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
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
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此吏
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艮可喜
也 同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鎭節度使公
當制有曰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

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 同上

司馬溫國文正公文詞深醇有西漢風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

不得已乃受 同上

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 辭學指南

制破題四句或兼說新舊官或只說新官如自資政殿學士提舉宮觀建節上兩句說提舉宮觀下兩句說建節此兼說新舊官也若四句只大槩說屏藩方面之意此只說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語須敘自舊官遷新官之意如眷時舊德肅侍燕朝之類 同上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爲佳 如題目有檢校少保又有儀同三司又換節又帶軍

職又作帥四句中能包括盡此數件是也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其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輕者如軍職三司是也制起須用四六聯不可用七字同上

制頭四句說除授之職其下散語一段略說除授之意文臣自內出則說均勞佚之意武臣宿衛則說忠孝拱扆之意換鎮則說易地之意其餘可以類推然只是大槩說意不須太說得深謂如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略建節制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須文武之全才輒從鳴玉之遊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敷渙號誕告明廷是也又如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戎昭之大有嘉

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典賁我明命歟

於治朝是也若詠狀太深則與後面相亂成重疊矣　同上

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不須用聯具官某一段頌德先須看題文臣專用文臣語武臣宗室專用武臣宗室語不可互用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悅惟文臣可用甘陳兼六郡之良飛羽號萬人之敵惟武臣可用天潢濬源大雅不羣之類惟宗室可用先大槩說兩句然後子細形容如沈毅而膚敏端方而裕和敏識造微懿文貫道風力蕭明器資魁傑是也不可便使事引一段說舊官所謂敘舊官者非止敘前任也先略說履歷不可指古人比喻之類一段說新官定官名但隨文武官泛說數句然後說前任如自資政侍讀建節資政侍讀是前任

於戲用一聯或引故事或說大意如太尉制說禮樂而敦詩書既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櫜弓矢無忘懿德

之求此大意也引故事如將帥題說方叔召虎藩鎮題
說召伯韓侯申伯之類後面或四句散語或止用兩句
散語結不須更作聯恐冗同上
步軍制略舉此一篇為準其餘皆當然破題總徒兵於千列中間資漢
人之技莫如用步之強戒詞用衛吳崇卒之智經史中
步兵事殊少如李陵步卒之類又不可用只有徒兵左傳
步騎晁錯傳崇卒左傳等事顯煥人所共知徒兵字尤雅故
用於破題此三處安頓皆適宜可以為法向時試馬軍
帥制用萬騎於破題用羽林元武於中閑用蕃騶事於
戒詞正倣此也蓋馬軍體字有騎兵騎旅驍騎勁騎駟駿等皆不如萬騎雅馴又天子千乘萬

騎便見得侍衛之帥羽林是漢之騎兵事見後漢百官志元武屯營是唐之騎兵事見唐兵志皆是天子宿衛之兵惟羣騶是諸侯事故用之末聯上既有數六師以備戎則下一邊雖諸侯事無害同時試者蓋有使用六騶羣騶於破題　同上

此大不可也

見行程文爲格外更將前輩制詞如張樂全王荆公岐公元厚之東坡潁濱曾曲阜王初寮汪龍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裒集熟讀則下筆自中程度矣然場屋擬制與場庭之文又不同須全依定格　後村聞之西山曰某掌制每覽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看曲阜　同上

西山先生曰前輩制詞惟王初寮汪龍溪周益公最爲可法蓋其體格與場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荆公

岐公元章簡翟忠惠綦北海之文亦須編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詞具備亦用詳看蓋凡用事造語皆當祖述故也官制本末不可不精考且以三衙論之要見置於何時與夫制度之沿革名號之更改悉用究知此草制之大綱也地理不過九域志通典官制不過職官分紀併他書可用者亦須隨事編入此工夫之最急者　同上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時人許其剪裁起句云定鼎洛邑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　同上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

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間語及詩中語不典者不可用詩語雖不可用亦有可用者如杜詩特進羣公表制用羣公表亦無害魏晉以來文史中語間有似經語者亦可於制中用但其間名臣非人所共知者不必稱引以爲故事 同上

作制只讀今時程文則或委靡專學前輩文字則或不合今之體制要當用今體製間取古人屬對親切衆所易見者依倣之可也 同上

野處洪公贊所業書曰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手其所爲制誥一編贄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丁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拔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爲文始盡得施用有志者事之竟成

如此 同上

謝景思曰林適召試除節度使制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謹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替於懋功 同上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制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拙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龍溪益公號爲得體制然其間猶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者 如伊如周雖是人臣以所行非人臣常事便不敢援引 王次春應詞科所撰制詞謂臬叔祖爲考前朝之叔父考官傳以爲笑 同上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

先漢重王耆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 同上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浴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尚勉周之三事 同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温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同上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 其文曰制詔三公 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荅共

三篇又詩賦洛一道號曰五題後唐傳詩賦白居易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段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偓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此試制之始也舍人不試多自學士遷制用四六以便宣讀皇朝知制誥元豐改中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爲異禮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日方下勑限二百字以上成制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郎誥也此詔限二百字以上成學士不試率自知制誥遷此科所試文體略同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不以命題同上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

一德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飭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置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同上

水心曰荆公取經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此後進相率效之白樂天㝠類制詞事語爲制林一卷以備撰述之用同上

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秦改令爲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唐貞觀未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其後學士試批荅皇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曰誡諭如

近體誠論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爲詔唐封敖作慰邊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李德裕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逵何宏敬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皆切中事情本朝錢若水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注彥章草賜高麗詔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　同上

兩漢詔中語如吏獨安取此皆秉德以陪朕之類當勾抹出規倣之李漢老曰兩漢詔令溫厚雅馴或人主自親其文　同上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朱文公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　同上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爲代言之法南豐曰漢詔令典正謹嚴尚爲近古唐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　朱文公曰國初文章皆嚴重

老成嘉祐以前文雖拙而詞謹重所以風俗淳厚　同上

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命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自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同上

權載之曰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同上

西山先生曰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　王子發曰南豐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胡致堂曰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同上

崔羣傳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唐書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旣就館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詞曰今王諸子性於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尚勉之哉 聞見前錄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惟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案本出新頒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此困學紀聞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敢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

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尊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同上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慰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敎邦其永孚於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同上

端平元年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同上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同上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同上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同上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衞玠蓋所尚者淸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

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
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
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
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同上
鄭安晚再相 若璩案安晚淸之號再相於淳祐七月四月 應之道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會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同上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而文帝之言及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
其武之服爾其繼英衞之善兵 同上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

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會　同上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同上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禹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同上

寧若璩案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案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同上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於殳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迪威正父荅詔云殳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日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同上

王岐公荅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周益公詔豈朕

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　同上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御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同上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

臣若璩案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同上

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於泰山玉牒文曰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天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卓異記

王勃傳勃兄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唐書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

帝之休惟聆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談苑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進呈壽皇披閱至再即宣慰益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 貴耳集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篇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困學紀聞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

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竊方俗於
廸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
非同上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劵其文曰維乾寧四年
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
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
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
食邑五千戶實封三千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
漢典載孔悝之懿式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

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跡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肅清江表忠以衞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如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齎努中使則焦楚鍠也　楓窗小牘

頭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獨自朕心協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

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
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
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顯榮擅東南之美眷言
祖考志奉國朝淸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
德代有其人荷基搆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
信史有光是舉懿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
賢黻冕幹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眞王今遣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

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嶽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迪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同上

謝絳文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脣吻人罕測其心與范諷同年素為諷所薦及龐籍訟諷諷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詰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余不忘矣蓋指諷為四凶也論者益畏之儒林公議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

實由於天性夠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
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
以凡人論 楓窗小牘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戸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
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於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
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
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館學指南

封敖傳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
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
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帝覽而善之賜以宮錦舊唐書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遼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曰迺規層宇遂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春明退朝錄

陳摶能爲詩隱居華山世宗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摶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

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途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今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學士陶穀之詞也 五代史補

眞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深曉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

皇帝早深西顧欲議貢封屬軒鼎之俄遷延漢壇之末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湘山野錄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詔書之名余案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春明退朝錄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歷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藐寓祭之

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鶴林玉露

四六叢話卷八畢

四六叢話卷九

烏程 孫梅 輯

制勑詔冊四 四

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峰蓋葬師云負重則行遠也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 入蜀記

熙陵郎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祗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

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既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旨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愧郯錄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曰雖喪紀自行於宮中然禮文難示於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　四朝聞見錄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

駐蹕臨安加封眞君藥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滑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浙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是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梁溪漫志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素奇之景德中冀公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

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獨醒雜志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當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閟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渠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怗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尚綏予四方之民以繇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益於舊號四

字上加忠壯二字　四朝聞見錄

烈祖受禪兩江土寓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謀臣猛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　釣磯立談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

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懼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劭止右僕射歸班 江南餘載

君臣事蹟屏風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蹟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

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荅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鏄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容齋隨筆

跋趙忠定公家書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聞宣押御筆畱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

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同殊咈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令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繫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茍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疇皇咨其切直屢數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遂予有與厥功尤大又云亟須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興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繫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

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盍具載其語也攻媿集

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敎曰乞言將習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餉飭壁壘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節級竝如前授創業起居注

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竝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於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敎曰義旗撥亂庶品

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
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絏雖欲
勿用重違其請並依前授 同上
甲子舍於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
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
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
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
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鑣爭求立效縻之好爵
以永今朝 同上
元微之詩有自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

取書詔批荅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徽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勳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覲後學者野客叢書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丙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

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謀立教
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
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數文爲名祗遹舊章宜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
寵其著於令珂謹案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
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眞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
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眞
宗皇帝燀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
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
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

遺文鈿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洸濬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揭日月益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

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羲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薇之一言皆可即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衞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

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郷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愧郯錄

唐吏部侍郎衞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云雞樹之徒老鳳煙鳳池之宮淹歲月詰旦將宣麻綦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出卽放下未出卽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 續定命錄

天聖中毛應佺守竇州朝廷賜衣勑書云勑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脩言守土之良適及須裘之候特

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花色大綾錦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勅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

寧皇立皇子洵將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冑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四朝聞見錄

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侂胄實嗾之李爲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

官詞曰屈氂與廣利交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詠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僞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鄰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聖人又藉之以堅和盟書所載不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同上

眞文忠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璞）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制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

劄緻又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以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肇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惓文忠親出示予云吳益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同上

陳東歐陽澈 原注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陰用上手批竄二子於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壘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卽

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一作狀葢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葢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原注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為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為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

何如主也八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餘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俛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覿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顧攻汪黃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求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

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

同上

朱文公自長沙召入蔡元定勸其早歸居頃一作求去頃子郡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邈如慢小邈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厥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誚 同上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冑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 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罷韓侂冑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免冊肅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冑早以勳門濅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

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來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尚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眞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哉一作其祗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

覲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舊闕云　同上

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諤之風優禮何補身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賄賂公行廉耻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豎權臣輕敵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

勁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尚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耽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術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祗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 同上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爲戎副一作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腹心侂胄欲使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惟有

去而已御史採權相臣一作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疑脫安字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眞文忠所爲也案齊東野語云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不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云云則當日不肯草麻不獨峴一人也同上

翁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

事之詞翁密視遂荅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閤下其略曰盻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乃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寖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旣罷政浮溪汪氏行制醜詆李公目爲羣小之宗至行翁詞亦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先是翁巳六世收科非駔儈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

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詆之 江南餘載

元厚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四六話

神宗友愛嘉政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

王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同上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禼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齋爲新語也 同上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旣往永言思

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文以示天下其後荊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慶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同上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汙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 慶元黨禁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啟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

於聖原貴名藉於天下熊伯通賀啟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朔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閒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二句乃能眞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同上

鄧左轄溫伯二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唯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唯建儲可以係四海之

望末云離明震長縣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同上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處宗事之亞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亞光紫庭襲喻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同上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事也此四六正格也前輩作論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斐非擊瓶之

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衮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羮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鉶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衮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羮此又妙矣傷鉶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同上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瞻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

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鄭溫伯行制其末云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性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同上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發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能輕改

相元中宣和閒當外制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雲子飛早有文名之官豫章元中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也敢期文陛之一登所望修門之重入同上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慮屢驚馬尾之書同上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覩古太息者是也 同上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愼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忝於懋功 同上

先公除翰林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與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 同上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又賜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早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 同上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祈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渺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及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同上

常子正同作任公甫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追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濤宮獨奉渭橋之謁對似少偏 同上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

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 老學菴筆記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璧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詠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驀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困亦有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亘逃（此句疑有脫文）轍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尚期決戰同享升平 四朝聞見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

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遥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直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老學菴筆記

敕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 東觀奏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

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
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閒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
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
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
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敕蓋今手詔之類
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石林燕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
后竝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
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
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

其子娶於丁謂也東坡志林

四六叢話卷九 畢